

HUL 理念下的平潭古街更新规划实践

张妮

同济大学

DOI:10.12238/bd.v5i6.3844

[摘要]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发展存在一定的困境,以福建省平潭古街街区为例,虽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独具特色的空间形态,但其发展水平欠佳,亟需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寻求高质量的更新发展。本文引入城市历史景观的理念,从环境整体性和历史动态性出发探讨古街片区的更新规划策略。该街区应积极对接和融入发展环境的文脉、地脉,保留街区的整体性和原真性,优化与环境的协调过渡关系;同时激活街区的动态性发展,不仅修复历史空间格局以重塑历史层积的连续性,还借助信息媒介引导形成多方参与的街区共治机制。

[关键词] 平潭古街; 城市历史景观; 历史街区; 保护性更新

中图分类号: TV **文献标识码:** A

Renewal Planning Practice of Pingtan Ancient Street under HUL Concept

Wei Zhang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the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in China. Taking Pingtan ancient street block in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lthough it has rich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unique spatial form, its development level is not good, and it is urg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dependence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ath and seek high-quality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and discusses the renewal planning strategy of ancient street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The block should actively connect and integrate into the culture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etain th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block, and optimize the coordinated transi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activat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block, not only repair the historical spatial pattern to reshape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stratification, but also form a multi-party block co-governance mechanism guided by information media.

[Key words] Pingtan ancient street;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historical block; protective renewal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历史街区作为文化价值丰富的资源要素之一,需要打破资源边界的壁垒,构建起其与发展环境在空间资源、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市场要素、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内在关联,实现一定区域范围内多方节点的联动发展^[1]。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普遍存在保护修缮不足、物质条件陈旧、产业发展低端、功能定位同质化等问题,亟待挖掘自身潜力空间。由此,历史街区自身转型发展的内在

诉求促使之必须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寻求高质量的更新发展,这就对历史街区的更新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简称HUL)理念为历史街区更新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概念在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中被定义为“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2]。这背后隐含着遗产

保护观念的三大转变:一是对遗产环境的认识,从独立性转变为整体性,注重构建与外界的良性联动关系;二是对遗产本身的认识,从静态片段性转变为历史层积性,具有历史层积和动态演变的内涵;三是对遗产保护目的的认识,从保护历史转变为经营历史^{[3][4]}。

福建平潭古街街区的更新规划实践具有上述典型性,可为其他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开发提供一定借鉴。本文以之为例,基于古街街区及其所处环境发展的现状分析和历史研究,探讨HUL理念下侧

重环境整体性和历史动态性的街区更新策略。

1 平潭古街空间更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1 平潭古街所处环境分析

1.1.1 平潭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定位。

古街街区所在的平潭县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地处闽台两地的海峡交界处,是我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古街,是当地人对老城关的统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平潭县城的全部城区。闽台区域具有一脉相承、多元融合的历史文化,自古时以平潭作为重要集散地进行贸易往来。然而,该街区发展存在土地资源有限、物质空间陈旧、产业层次低端等问题,且在区域发展环境中的竞合关系不清晰、特色定位不鲜明,因此与国际化旅游发展的战略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街区更新规划的巨大挑战。

1.1.2 平潭老城商圈的中心地位和结构优化。古街街区是平潭县老城区的发端地,延续至今是平潭人流、消费及设施相对集中的核心商业区,保留了比较丰富的传统商贸文化。在县城发展层面,老城商圈和西航商圈、金井湾商圈并称平潭三大商圈,现已初步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发展结构优化。虽然三个商圈的功能定位不同,但另外两大商圈在空间资源、招商业态等方面均具有较大潜力,形成倒逼老城中心发展的竞争压力,使之产生内生诉求。

1.2 平潭古街的历史层积研究和空间演化分析

古街片区孕育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呈现出颇具特色的街区、街巷与建筑空间形态,需要进行历史层积研究和空间演化分析,充分挖掘街区特色和文化内涵。

1.2.1 海坛“十境底”的特色街区格局。古街街区自清代已有街区划分的概念,据平潭县志记载,平潭县老城区在清代与民国初期曾被划为“十境”,俗称“十境底”,素有“十境为底而成平潭”之意^{[5][6]}。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在几个遗存的清代宗庙得到印证,例如五福庙门额镌刻“五福境”。“一境一庙”成为古时平潭老城街区划分管理的标识,曾是传统

民俗社会感知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的不断冲击,这一空间格局已不复清晰,却也不断丰富着历史演变和市井生活的文化内涵。

1.2.2 贯穿文化记忆的特色传统街巷。古街街区形成并保留了紧凑窄长的闽南古街特征,也成为贯穿老城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据史载,清光绪年间便形成了街道的雏形,至今八条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基本保留下来,道路宽度在4至10米不等,独具风韵。南街曾是人流密集的码头,一度成为古平潭的中心;竹屿、瓜屿、霞屿等“屿”字地曾都是港内岛屿,而“江仔口、渡船头”等地名及村名,表明这里曾是渡船、捕鱼、晒盐的埠头、码头。虽然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围垦及滩内开发工程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平潭岛的沿海空间形态格局,但是港屿码头的商贸文化仍得以留存和传承。同时,古街的街巷生活孕育出藤牌操、灯牌蛇、词明戏等明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至今为平淡的市井生活添姿增彩。

1.2.3 石厝风格的特色传统建筑。以石头垒建民居是闽台及沿海地区应对台风等恶劣天气的营造手法,而“石厝风格”是众多“石头城”中独特的闽南味道。早期平潭的渔民们以当地花岗岩和火山岩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地建造出“竹篙厝”、“四扇厝”等几种建筑空间组织形式,形成极具特色的石头厝建筑群。几种典型的石厝民居建筑蕴含着平潭不同时期历史沿革和社会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丰富多样的空间演化特征。

2 HUL理念下的平潭古街更新规划策略

应对上述平潭古街更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街区更新规划引入HUL理念,从古街街区自身及其所处发展环境两个层次展开更新规划策略的探讨,着重讨论提升古街街区环境融合发展的整体性和激活历史延续发展的动态性。

2.1 提升环境融合发展的整体性

2.1.1 融入区域文脉,保护生活原真性。在HUL理念的指导下,古街街区的文化复兴和旅游发展应加强与广域文脉的

融合和延续,继而明确自身发展定位,更好地保护完整性和发扬原真性。古街街区及老城应充分认知自身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对称共生^[7]的市场现实,因地制宜地强化自身资源对接区域的整体效应和差异互补效应^[8]。结合自身资源特色和区域市场情况,古街街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强调“文化+旅游+生活”融合发展,以老城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的孵化器,培育独树一帜的平潭味道。规划区内融合了商业、文化展示、创意办公等多种功能业态,为游客提供完备的度假旅游服务,也为当地居民提供大量创业就业机会。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规划注重社区服务设施的配套,这既能改善片区内原住民的生活,又能满足当今消费群体对体验式旅游的需求,循序渐进地推动古街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借鉴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运营经验,街区功能业态需注重生活和旅游业态的共存、商业活动的多样性和与非遗项目传承的结合^[9]。除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以外,更新规划建议重点打造古街街区的非遗文化品牌,展现平潭老城城市井生活的文化魅力,形成立足区域旅游发展、促进新老文化有机融合的核心驱动力。其一,强化民俗文化的品牌营造,例如在民俗艺术概念店内展示贝雕、沙雕的历史及制作工艺,在广场定期表演藤牌操等民间文艺活动等。其二,突出本土的传统商业老店的标识性,并引导体验式服务的经营,例如本土风味小吃店提供“时来运转”等特色小吃的制作体验服务,在土地街的打铁铺、合掌街的老金店等组织本地知名手艺人现场制作展演等。

2.1.2 对接城市地脉,优化协调过渡性。古街街区更新规划需注重与城市地脉的衔接,促进街区与周围环境在交通组织、城市肌理等方面的协调。对古街而言,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主要矛盾体现在道路交通方面,需要在保护街区整体性的前提下促进街区积极对接和融入城市发展。比如海坛路在上位规划中升级为横贯主岛东西、连通多个组团的

结构性干道, 不仅利于优化县城空间结构, 也利于提升老城对外通行效率。然而, 海坛路规划道路红线40米, 这一拓宽将切断古街街区“南街-辕门街-北街”南北向主轴线, 严重冲击古街街区的空间肌理形态。对此, 街区更新规划进行海坛路高架上跨方案和隧道下穿方案的情景模拟, 经比较, 隧道下穿方案成为交通优化的不二选择。下穿方案因地制宜地利用古街街区东西向的10米地形高差, 做海坛路的古街段下穿处理, 两侧铺设匝道以对接古街内部环路, 提高交通便利性和通达性。

2.3 激活历史延续发展的动态性

2.3.1 修复历史格局, 塑造层积连续性。以文化复兴为导向的历史格局修复可有效提升古街街区的空间生产价值。在HUL理念下的古街街区更新规划实践中, 空间的整体性保护是基础, 而历史文化的动态性延续成为街区空间更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新规划需以梳理和还原历史空间格局为基础, 进而修复历史文化景观的连续断面, 力争在静态的空间形态中重塑动态的历史文脉记忆。

首先, 梳理和重塑“海坛十境”和“一境一庙”的特色街区格局, 修复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街巷空间, 通过疏通历史文化空间的连续性来塑造历史层积的连续性。根据史料记载和地图复原, 梳理和还原特色街区的基本板块和主次轴线。在“海坛十境”和“一境一庙”街区格局的框架下, 打造古韵十足、步行友好的慢行交通网络。结合古街的文化基因, 在街区西侧原址为渔货码头的海屿纪念公园内规划了海洋文化景观步道, 串联起多个海洋文化节点, 以满足居民活动和游客游览的多元文化体验需求。同时着重修复几条主要传统街巷的空间界面, 保持尺度宜人、风貌古朴的特质, 突出石头厝及红砖厝等立面风貌的标识性, 提升串联和承载历史文化积淀的线性空间品质。

其次, 突出历史文保建筑及其他可识别性较强的历史文化建筑及元素, 适当进行功能重置、场景再现等, 构建古街文化慢行地图中的重要节点。古街街区

的更新规划将全面保护和修复石头厝特色建筑, 制定出相应的建筑整治导则。基于此, 规划重点修复“竹篙厝”、“四扇厝”等特色建筑空间形态, 并加强空间与历史文化、产业经济等多维度发展的有机融合。一方面, 挖掘历史文保建筑及历史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 再现古街历史的动态演变, 统筹构建街区文脉的连续性和故事性。例如, 现在韩厝公路旁边已废弃的“十间排”是典型的“排厝”, 即一种开间较多的石头厝形式, 在盐场繁荣时期曾为码头杂货店, 更新规划将在空间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修补”和更新。另一方面, 遵循街区功能布局, 灵活利用如石厝风格的岚城影院等传统特色建筑, 与闽剧、灯牌蛇、词明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 适当重置为文创、展览等服务功能, 为游客提供多样性的文化生活体验。

2.3.2 构建信息平台, 形成多方参与性。社区赋权和公众参与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发展中不可或缺, 可促进形成HUL理念在应用中实现多元化地域文化融合和更新发展的动态机制。新时代的古街街区发展可借助信息技术等创新媒介, 构建高效共享、开放活跃的信息平台, 提升古街街区的信息流动性和公众参与性。

结合古街街区文化旅游的节点及游线设计, 构建知识丰富、体验多样的景观信息链。首先, 信息化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构建景观信息链的基础。除传统的景点信息介绍牌以外, 古街街区还将设置二维码信息介绍、电子指示牌、林间文化广播点以及信息中心等等设施, 全面覆盖街区无线设施, 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方便迅捷的文化信息服务。结合上述历史格局修复和文脉记忆塑造, 古街街区将以传统特色街巷等重要游线为景观信息廊道, 以历史文保建筑及其他主要景点为景观信息点, 以具有较强标识性的元素为景观信息元, 构建系统性的景观信息链。继而, 丰富多样的信息表达成为激活文化振兴潜力的关键, 可厘清和叠加展现街区空间背后不同层积的历史文化内涵。

结合古街街区的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 构建信息开放共享、高效交流学习的公众信息平台, 促进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荣的内生机制, 成为吸引精英人才进驻、改善本地居民生活品质并开阔视野的重要基础。古街街区更新规划引入系统性的创新技术以营造“智慧街坊”, 除智慧家居体系等环境友好型设施以外, 着重构建智慧物业管理系统的社区信息平台。居民及外来经营者可在移动设备上实时查询房屋租赁、商业流量等公开动态信息, 通过开放化、动态性的社区经营实现适当的社区赋权, 可促进新老邻里关系的融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等。更重要的是, 信息平台的核心功能在于多方的学习交流, 促进形成以精英人才为凝结点、以本地居民为主体、以基层政府管理为保障的共治机制, 激发和培育本地居民的适应、学习和创新能力。此外, 规划还建议积极营造线上推广平台, 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播等新媒体运营, 树立平潭古街在城市及区域范围内的品牌形象; 同时这也加强广域线上的交流学习, 促进线下的产业及生活经营模式的不断优化。

3 结语

城市历史景观(HUL)理念强调遗产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性发展, 注重对遗产自身历史层积的动态性研究, 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在HUL理念的指导下, 平潭古街街区的规划实践以环境整体性和历史动态性为创新点, 力争通过具有可行性的更新规划策略实现历史街区的华丽蜕变, 进而发挥对平潭旅游发展的联动及牵引作用。总之, 平潭古街街区的实践在基于HUL理念的历史街区更新规划路径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还需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优化。

[参考文献]

[1] UNESCO.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R].Paris:UNESCO,2011.

[2] 张文卓,韩锋.城市历史景观理论与实践探究述要[J].风景园林,2017,(6):22-28.

[3]顾玄渊.历史层积研究对城市空间特色塑造的意义——基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概念及方法的思考[J].城市建筑,2016,(6):41-44.

[4]张文卓,韩锋.城市历史景观(HUL)视角下的老工业区工业遗产评估与策略生成体系构建[J].中国名城,2017,(3):16-26.

[5]老街,平潭人的精神家园[N].平

潭县志[M].方志出版社,2010.

[6]吴泓,顾朝林.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J].经济地理,2004,(1):104-109.

[7]韩芳,帕尔哈提·艾孜木.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动力机制研究——以南疆五地州旅游资源整合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25(3):255-258.

[8]柳清清.闽台旅游业合作共享研究[J].海峡科学,2018,4(136):61-63.

[9]刘沛林.“景观信息链”理论及其在文化旅游地规划中的运用[J].经济地理,2008,(11):1035-1036.

作者简介:

张妮(1983--),女,山东省德州市人,本科,副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城市设计、遗产保护。

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创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